



茶香室經說卷九

禮記

曲禮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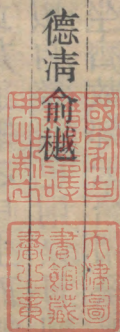
禮記曲禮篇發端卽云曲禮曰鄭注無說正義曰記八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又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愚按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然則曲禮二字總目全篇今乃以爲引儀禮正經則曲禮二

說九

字止包下三句不冒全篇與鄭目錄之意不合況此三句又不見於儀禮疏說非也曲禮二字斷句曲禮二字總目全篇猶投壺篇曰投壺之禮奔喪篇曰奔喪之禮也曰乃語詞猶曰若稽古之曰自來以曲禮曰三字連讀失之

立如齊

曲禮篇坐如尸立如齊鄭注曰齊謂祭祀時釋文曰齊側皆反正義曰凡齊皆在祭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



時愚按鄭注本非疏申其義更爲迂曲凡齊皆在祭前未聞當祭而謂之齊也若然則竟云坐如尸立如祭可矣何言如齊乎據下文立毋跛正義云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踳地立宜如齊雙足竝立不得偏也正義此說必是古說齊讀如字雙足竝立不偏斯謂之齊云如齊者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故得如之也經傳齊字非齊魯之齊卽齊戒之齊惟此齊字乃禾麥上平之本義而凡齊正之義皆此義之引申也

不離禽獸

曲禮篇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正義

說九

二

曰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愚按獸固可通曰禽然下文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專承猩猩而言於文義未安竊謂古本曲禮當作鸚猩能言不離禽獸故下文曰不亦禽獸之心乎兼承鸚猩而言也太元交次五曰交於鸚猩不獲其榮測曰交於鸚猩鳥獸同方也此正本之曲禮之文也後人衍其上二句爲四句則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釋文所見盧本是也衍爲四句而禽獸仍從古本則正義所據本而至今因之者也

奉席如橋衡

曲禮篇奉席如橋衡鄭注以橋爲井上椳椳愚按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云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然則古所謂橋者卽衡也故以橋衡連文此但言奉席當如橋衡之平耳橋橋古字通用鄭注未得其義後人分橋衡爲二物更失之矣

客踐席乃坐

曲禮篇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鄭注曰客安主人乃敢安也愚按客踐席者將坐猶未坐也而主人已坐矣則鄭注未合乃有二義定十五年公羊傳乃者何難也此一義也夏小正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一義也此乃坐之乃急詞非難詞按上文主人跪正席注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然則此客乃降等之客故不待客坐而主人先坐耳

抱孫不抱子

曲禮篇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正義曰子孫行竝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又引曾子問篇爲證愚按曾子問篇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孫幼與無孫皆事之異常者禮家何以不言其常而專言其異乎果如其說則禮已明言抱孫爲尸不抱子爲尸何必

又申說之曰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乎竊疑君子抱孫不抱子乃古禮經之辭不知其上下
文云何大旨當言古人甚重有孫其視孫也較子尤重
故抱孫不抱子所以然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
爲父尸也按內則篇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妻抱子
出自房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
還授師是父不抱子也然下文又曰凡父在孫見於祖
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記文簡略祖之抱孫亦無
明證耳

青旌

說九

四

曲禮篇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曰青青雀水鳥按水鳥
多矣何獨畫此青雀疑不然也周禮巾車職建大白以
卽戎鄭注曰大白殷之旗正義引司馬法曰章夏以日
月上明殷以虎尙威周以龍上文是大白之旗畫虎於
上蓋象西方白虎之神然則此青旌疑畫龍於上蓋象
東方青龍之神考工記云水以龍故前有水則載此青
龍之旌也

則弗非也

曲禮篇疑而筮之則弗非也鄭注曰弗非無非之者正
義曰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

也愚按注疏說非字均非其義說文非部非違也从飛下破取其相背然則弗非者弗違背也旣已箠之則當從其所占不可違背也下文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讀踐爲善亦誤正義引王云必履而行之踐履也此說勝鄭注必踐卽弗違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禮篇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曰慎物齊也正義曰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按孔疏似未得鄭意鄭言慎物齊此齊字當讀如藥齊之齊漢書郊祀志白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師古注曰齊藥之分齊也音

說九

五

才計反葢齊之言和少儀篇凡羞有涇者不以齊注曰齊和也齊又爲分限文選長笛賦各得其齊注曰齊分限也凡物各有分量而調和之名之曰齊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以度量節作之是也鄭此注以藥爲物齊葢諸藥和成不可辨別如今之圓藥然故必三世之後人人皆知此藥之善方敢服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有李生菜小兒藥鋪醜婆婆藥鋪吳自牧夢梁錄所載有修義坊三不欺藥鋪陳元靚歲時廣記所載有蘇州賣藥朱家如此等類皆累世相傳人所其信其藥可服無疑不然則雖康子所饋孔子不敢嘗也葢其

所饋亦必已成之齊故孔子有所未達如止是蓐苓之屬則與病宜否孔子自當知之何言未達哉正義所引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女脈訣之說更非鄭意

聖周

檀弓篇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
翼鄭注聖周曰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
土周由是也愚謂土周與聖周有別蓋聖周則燒土治
以周於棺釋文引何云治土爲甗四周於棺乃於有虞
氏瓦棺之外又加此一週也正義曰有虞氏唯有瓦棺
夏后氏瓦棺之外加聖周殷則梓棺晉瓦棺又有木爲

說九

六

槨晉聖周其言至明晰矣土周之法則見於曾子問篇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途邇故也鄭
注曰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緹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
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歛葬焉正義又詳說其
制曰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腳及軌篲先
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馮又別取一繩係一邊
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而兩邊悉然而後
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歛時當聖周之上先
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
零落入於聖周中按此雖說聖周實說土周之制其文

固不盡可曉而其意了然蓋掘地爲土周以機輿尸而往解散其繩尸卽墮土周中是不用棺也故下文曰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明下殤土周本無棺也以檀弓聖周注參考之土周聖周明分爲二鄭乃云聖周或謂之土周則誤合爲一矣

又按下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文疑有不備蓋聖周葬中殤土周葬下殤古人之辭不屑屑分別故渾言之耳以事而論則下殤宜瓦棺無服之殤宜土周蓋土周固不如瓦棺也此則記有明文未敢臆改且疑古人作土周之法必甚堅固或勝瓦棺亦未可知今人治葬者親身則用棺槨其外以輓環之此卽聖周之遺制又其外以水和石灰及土而築之使堅此卽土周之遺制

爨室

檀弓篇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鄭注曰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按鄭注不言爨室何地疏亦無文國朝劉書年說經殘稿有云古人之竈有在庖厨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厨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隕隅

有竈是以不寒隩卽奧字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禦寒矣愚謂此卽可以說檀弓之爨室疑古人於室中西南隅置火燕寢有之而適寢無之曾子之喪蓋不浴於適寢而浴於燕寢其時值冬令室中有竈故謂之爨室此仍是曾元輩姑息之愛鄭注疑是曾子遺意不然也

又按下文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此竈亦必室中之竈下云殷道也學者行之然則曾子浴於爨室或亦用殷禮與

不晝夜居於內

說九

八

檀弓篇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曰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愚按此經可疑玉藻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人君得晝適小寢也人君得適小寢人臣乃并不得適正寢殆非人情疑此經有錯誤當云君子非有大故非致齊也不宿於外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者謂燕寢之中也如此則於人事爲便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亦可知致齊之在外而不在

內矣

羣居則經出則否

檀弓篇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鄭解下二句曰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愚謂此承孔子之喪而言不得以上句爲弟子服其師下句爲弟子自爲朋友服也二三子乃指曾子有子之徒羣則泛指七十子諸賢之於夫子受教有淺深故恩有厚薄曾子之徒雖出亦不變服其餘則變服而出矣蓋古無喪師之禮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於是各以其恩之輕重爲服之輕重行其心之所安不必一律也孟子載

說九

九

三年之後門人皆歸而子貢又獨居三年是卽其例矣

中都

檀弓篇夫子制於中都鄭注中都魯邑名不言其所在考史記注亦不詳愚謂中都卽曲阜魯所都也魯之卿大夫統治一國政事而國都內亦自有欲射讀法及民間爭訟之獄故必有宰以治之曰中都者別於外之都而言也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然則外邑亦有稱都者故別之曰中都矣秦因周制置內史以治京師漢武帝時改爲京兆尹而雋不疑趙廣漢之徒皆以得名於當世此雖王朝之制古諸侯之國當亦同之史記稱

孔子爲中都宰四方則之可知其所宰爲首善之地也
喪不剝奠也與

檀弓篇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鄭注曰剝猶俛也有
牲肉則巾之脯醢之奠不巾愚按上與字衍文喪不剝
奠也祭肉也與猶云喪之不剝奠也其以祭肉故與正
義曰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俛露是釋剝奠二字
又曰與是語辭謂喪不俛露奠者爲有祭肉也是統釋
此二句今上句衍與字文義不可通矣

君舉而哭於后土

檀弓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

說九

十

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解君舉句曰或
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又引庾蔚云舉者謂舉
饌愚按此釋君舉之義無論舉樂舉饌皆不可通豈有
哭而仍舉樂舉饌如常時者乎此舉字當讀爲與周禮
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蓋舉與音本相近此則又
涉上文君不舉而誤耳君與而哭於后土者或人之說
與上文異上文公卿大夫士哭於大廟君但爲之不舉
耳不與同哭也或人之言則謂君亦與哭但不於太廟
而於后土故曰君與而哭於后土

鼓鐘

檀弓篇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鄭注曰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按鄭注此節必引燕禮爲說況矣據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注曰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疏曰若者不定之辭以其常燕已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不定也然則常燕本無樂此時晉國諸臣未聞有王事之勞平公何必設此盛禮乎且以燕禮說此尤有不可通者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曰主人宰夫也疏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爲證然則平公果行燕禮則杜簣宰夫也固當爲主人何得貿然不知至聞鐘聲猶問安在乎愚謂平公飲酒並非行燕禮侍飲者亦止師曠李調二人未必有諸大夫鼓鐘亦是常事哀十四年左傳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是宋之左師猶每食擊鐘何況晉平公乎

公輸若

檀弓篇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尙幼未知禮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愚按公輸若之爲匠師經無明文鄭何以知之且年

既幼小亦豈能勝匠師之任鄭注非也公輸般疑公輸若之子季康子母死將葬而公輸若亦死方當小斂其子般請以機器葬季孫之母若行之而便則其父之葬亦遂行之故公肩假責其以人之母嘗巧也鄭注未得其義讀方小絕句訓爲尙幼讀斂字絕句訓爲下棺於槨並於文義未安

二百一十國

王制篇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鄭注曰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

說九

七

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愚按下文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鄭以三公三孤六卿二十七大夫說之三孤六卿合爲一科蓋卽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鄭注以爲夏制也而此注云三公六卿十二小卿六卿卽周禮之六官十二小卿卽小宰中大夫二人之等則周制也縣內用夏制其外用周制截然不同而下文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則仍合每州二百一十國及畿內九十三國并爲一談何得有夏制周制之異竊謂鄭說畿內是其說畿外非蓋畿外每州二百一十

國當從下文五國爲屬十國爲連三十國爲卒計算始
合三十國者一卒也六十國則二卒一百二十國則四
卒適合一州七卒之數三十國者三連也六十國則六
連一百二十國則十二連適合一州二十一連之數三
十國者六屬也六十國則十二屬一百二十國則二十
四屬適合一州四十二屬之數凡封國雖不能如此整
齊然欲據以布算則多一國不可少一國不可鄭不以
此說之而牽合王朝公卿大夫之數非確論也

千里之內以爲御

王制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

說九

三

曰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愚按鄭解御字未合
御若是天子衣食當先言之反先言共官不合者一既
云共官亦宜云共御乃云爲御不合者二天子衣食宜
取之近者乃反在千里之內不合者三百里之內所出
者少而以其官千里之內所出者多反以爲御自奉太
多不合者四今按御當作禦謂備禦也百里之內以其
官乃官府之常用也千里之內以爲禦亦是官府之用
但非常用乃以備禦非常者蓋古人用財有節百里之
內所出已足其官府之用而天子衣食亦卽在此如內
饗外饗典絲典枲皆隸天官不必別有所需也千里之

內所出則受而儲之凡有水旱兵戎以及修造城邑建立宮室取之於此皆所以備禦非常也古人謀國之善具見於此矣禦字從示其義爲祀凡備禦字本當作御諸經皆用禦字乃是假字此記作御正其本字也學者不識因失其義

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愚按大夫既同則何必言下大夫言下大夫不足以見上大夫轉使人疑上大夫之

說九

古

不止一命矣且鄭君於不著次國必發明其故則不著上大夫何以無一說乎竊疑記文本作小國之卿與下卿一命大夫一命如此則小國之卿與下卿俱見所不見者獨次國之卿耳鄭是以有互明之說也其云大夫一命則總大國次國小國而言鄭所謂大夫皆同也若如今本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則此大夫屬小國矣不得言皆同也孔氏作正義所據已同今本故曰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此其所據本已奪卿一

命三字矣

歲三田

王制篇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鄭注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愚按公羊家以爲三時田穀梁家以爲四時田鄭君之意以爲穀梁去孔子近不見所藏之緯故以爲四時田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其說見本疏是非姑勿論惟鄭以公羊之三時田說此記之歲三田則以記文讀之殊爲未安何者一爲乾豆云云卽繼歲三田之下則記人之意固以此三者爲歲三田也正義

說九

五

曰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溪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爲正愚謂此注之言不合記人之意正當從鄭釋廢疾之言蓋第一次田以爲乾豆也第二次田以爲賓客也第三次田以爲充君之庖也此三田明見下文按下文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今以時考之月令有鷹化爲鳩而無鳩化爲鷹據夏小正則在五月仲夏長養之時未便田獵然以乾豆爲祭祀所需未敢怠緩故粗設罝羅以致禽獸取足乾豆而已此一田也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據周書時訓篇豺祭獸爲霜

降第一候乃獵取禽獸以供賓客此再田也草木零落當卽草木黃落亦在季秋之月據周書爲霜降第二候於是漢入山林取禽獸以充君庖此三田也三田具在下文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別爲一義鄭此注合而一之誤矣下文又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承草木零落句而言蓋草木黃落之下卽曰蟄蟲咸俯據周書是霜降第三候是則草木黃落雖可以入山林然田獵無定期容有遲早若在蟄蟲咸俯之後火田可也未至此候未可火田故又戒之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說九

六

王制篇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愚謂此文可疑上章言五方之民先東後西此乃先西後東一也有東西無南北二也東方曰寄與所立傳語之官同名三也上文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無此二句四也此所屏者王太子王子容或在內何得偏寄於夷戎五也竊疑此卽上章東方曰寄西方曰狄鞮之異文重出於此又錯其次耳觀鄭注知鄭所據本已衍此二句矣

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王制篇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衣甲鄭注曰乘兵車

衣甲之儀愚按記言車甲不言乘車衣甲乘車衣甲之儀大司馬中春振旅中夏芟舍中秋治兵中冬大閱固當教之非大司徒事且待徵發而始教以乘車衣甲之儀不已晚乎此教字當讀爲效釋名曰教效也義固相通教古文作效形又相似效者授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注曰效者致與之義故云授也效士以車甲猶言授士以車甲鄭以本字解之非是

析言亂名

王制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鄭注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物更造法度愚

說九

七

謂鄭於言字名字未得其解此皆謂舞文弄法之事尙書呂刑篇曰明啟刑書胥占正義曰五刑之屬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是今時所謂律例亦古人所有析言者離其句讀也亂名者錯其文字也古謂一句爲一言論語一言以蔽之是也故離其句讀謂之析言古以文字爲名周禮大行人屬瞽史論書名是也故錯其文字謂之亂名

冢宰大司寇

王制篇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愚按此以周制言之殊不可通司會乃冢宰之屬何得徑質於天子大司寇六官之一何以與大樂正及市並列爲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六官中三人耳何得專受百官之成且大宗伯又何以不見邪今按尙書今文家說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尙書大傳曰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是也此本周初舊制牧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原止三官並無三公之名及成周旣建周公制禮乃立六官而三官之制則存於侯國王制

說九

大

篇正義引崔靈恩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以下則五小卿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此侯國之制也戰國諸王初本侯國故循用侯國之制而大其名號謂之三公秦漢之間多有是說此記旣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官不得有大司寇疑此大字衍文涉上文大樂正而衍耳亦不得有冢宰冢亦衍字周禮宰夫之職鄭司農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冢伯維宰疑此記所謂宰齊戒受質卽此官也此

記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官而不以爲三公其云三公又非此三官蓋王制一篇雜采古制且以己意損益百王以爲後法故不一律上文正刑明辟一章言三公故得有大司寇此文言三官不得有大司寇學者宜分別觀之也

又按此記不特有衍字且有錯亂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大樂正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宰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蓋司會所質者正義謂若今時

說九

九

先申帳目是其事尙小樂正等三官所質者正義謂當司事少卽徑從司會以質於王是其事亦小故宰受之而已至百官以其成質於三官則其數繁其事巨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受之也末句亦有可疑旣云質於天子自宜天子受之乃云百官齊戒受質鄭注曰受平報也正義曰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增益以成其義則記文爲不備矣按此節之首有天子齊戒受諫句不言所受何諫陳氏集說以此句連上文大史典禮一節爲義然執簡記奉諱惡亦非諫也疑本作天子齊戒受質在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之下而此下尚有闕
文敘天子平報之事然後云百官齊戒受質因文字闕
壞止存天子齊戒受質一句跳寫在上其時未有質於
天子者不得云受質因改爲受諫鄭君不能訂正相沿
至今遂使三官所質於天子者不見所受而百官齊戒
受質不知其何所受矣

此文兩言三官前三官大樂正也司寇也市也名見於
上後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名見於下此亦古
人文法之變若以後世文法繩之當云百官各以其成
質於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齊戒受質矣

說九

三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月令篇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義曰正月三陽
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故云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愚謂以此說推之則七月三陰既上
成爲坤卦坤體在下三陽爲乾乾體在上宜爲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矣乃孟秋之月初無此文而反於孟冬之
月言之孟冬之月純坤之卦有地無天與象不合矣正
義曲爲之說終不可通竊謂禮與易各成一經本不相
通必牽合卦爻以說此記反有不合月令但言春時天
地和同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冬時天地不通故云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其義在下文天地和同天地不通二句非以易義爲說十二辟卦始見於易緯乾元序制記作月令時未知已有此說否也

寢廟畢備

月令篇乃脩闔扇寢廟畢備鄭注曰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愚按此承耕者少舍而言皆使民間自治門戶之事正義以庶人華門說竹葦曰扇得其旨矣而鄭於寢廟仍以前廟後寢解之則庶人無廟於義不貫考古書所言寢廟有以尋常居處言而不以廟制言者襄四

說九

三

年左傳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寢廟屬之民則寢廟卽民之所居猶茂草卽獸之所居也此云寢廟畢備亦卽民之所居蓋古語有如此襄三十三年傳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言鼠畏人則所謂不穴於寢廟者必是人之所居此亦古以尋常居處爲寢廟之證王氏經義述聞於不穴寢廟已發明其義而不及月令此文愚故爲補之

薦鞠衣

月令篇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鄭注曰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按太皞之屬何

以謂之先帝鞠衣爲桑服則卽王后六服之一周禮內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第五爲鞠衣鄭注曰鞠衣黃桑服
也與此注同是鄭意此鞠衣卽王后六服之一也后服
乃婦人之服豈五帝所當服薦之何爲正義曰依禮祭
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蓋薦於神坐義更未安薦鞠
衣與下薦鮪一律乃薦進之薦非薦稽之薦且神坐而
以后服爲薦成何典禮乎考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
亦引內司服鞠衣而云春王東方色皆尙青此云薦鞠
衣誘未達也則高氏雖引內司服文但以明鞠衣之爲
黃色而又未達季春薦鞠衣之理可知爲蠶祈福乃鄭

說九

三

君臆見漢時學者未有此說鞠衣亦未必卽王后六服
之一也近見遵義黎氏所刻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
句曰鞠衣衣名春服也蓋菊華之色其制度未之聞也
進於先帝者進於廟也然則此薦鞠衣爲進春服非爲
祈蠶先帝卽先王非太皞之屬曲禮篇捨之廟立之主
曰帝正義曰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
以爲法則先帝之卽先王記有明文鄭氏見其稱帝輒
以爲五帝未得記人之意論語莫春者春服旣成此卽
季春薦鞠衣之一證惟春服何以黃色於義可疑內司
服鄭注有色如鞠塵之說疏曰鞠塵者麴塵不爲麴宇

者古通用夫鞠衣之鞠卽鞠有黃華之鞠本是黃色乃必破其字爲麴而擬之以麴塵者蓋鞠華之黃正黃色也鞠塵之黃非正黃色也易說卦傳震爲元黃正義曰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麴塵當亦爲蒼色故春服象之上云駕蒼龍服蒼玉然則春服亦蒼色正其宜矣

鷹乃學習

月令篇鷹乃學習正義曰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愚謂鄭說非是若是眞鷹則攫搏自其所長何待學習乎且如鄭意以不化者爲

說九

三

眞鷹則鳩所化者非眞鷹仲春復化爲鳩者亦非眞鷹何得冒鷹之名而云鷹化爲鳩乎按夏小正五月鳩爲鷹具有明文鄭氏之徒乃云仲秋鳩化爲鷹不知所本何書遂使月令所記皆不可通矣蔡邕月令章句云鷹以中春化爲鳩中夏陰氣起而復爲鷹文不見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蔡氏此言善爲記人解矣

塋正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月令篇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正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愚按此文似有錯誤塋正壟十二字爲一句甚爲費詞且塋卽正壟也正壟但有

大小高卑無厚薄也於義皆未安貴賤之等級五字語亦未足考呂氏春秋孟冬紀瑩作營當從之愚又疑厚薄之三字涉上句而衍度字屬下句讀其文本云審棺槨之厚薄營土壟之大小高卑度貴賤之等級如此則文義俱順矣呂氏春秋高注曰營度也則二字一義上句言營下句言度文異而義同又曰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則高氏正以度貴賤之等級爲一句且言貴者高大賤者卑小則知上句但云營土壟之大小高卑無厚薄二字矣自月令誤衍而呂覽原文亦改從月令惟營字則以高注有營度也一語得仍

說九

語

其舊今據高注訂之月令與呂覽俱正矣

暢月

月令篇命之曰暢月正義曰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愚按上文極言毋發蓋毋發室屋且戒以地氣沮泄是爲發天地之房則與暢字之義正相反矣疏義迂曲終有未安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冬紀云民人空閒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則以不事一事爲暢恐亦非經義今按說文田部暢不生也疑暢月之暢當讀爲暢蓋十一月大陰用事萬物未生故有暢月之名自來說小學者皆以爲暢即暢字然

其義實不合朱氏駿聲以經典暢茂字皆曠字之段俗然則此記暢字乃曠之本義矣

征鳥

月令篇征鳥厲疾鄭注曰征鳥題肩也愚按記文當作正鳥故鄭以題肩釋之儀禮大射儀篇鄭注曰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是其證也今作征鳥者後人據呂氏春秋改之呂氏春秋季冬紀征鳥厲疾高注曰征猶飛也蓋呂覽是征字故高云猶飛也月令是正字故鄭云題肩也文各不同故其義各異當各從其舊也

說九

姜

茶香室經說卷十

德清俞樾

禮記二

士祭不足

曾子問篇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愚按士祭下奪朋友二字言朋友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之人也無此二字則所謂不足者不知何人矣上文云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與此文一律當據以補

公弗忍也

說十

一

曾子問篇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愚按公弗忍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文云咎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乃記人之辭此云公曰則是昭公之語不得自稱公若仍是記人之辭則公曰天子練冠以燕居遂練冠以喪慈母文氣正相屬有此四字轉不屬矣故知行文也

其殯服

曾子問篇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棊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鄭解其殯服

曰殯時主人所服其之以待其來也愚按下文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則子二字承如小斂而言此文則子二字亦當承其殯服而言如鄭解與則子二字不貫矣疑其字乃其字之誤其者不定之辭與下如字相對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麻弁以下所謂殯服也蓋其子以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故大斂後子服殯服如此其殯服如小斂兩文相對其誤爲其遂失其義

子游之徒

曾子問篇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義曰以其禮無正文故孔

說十

二

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用此禮而祭愚按孔子言禮何至引及子游之徒黨且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之徒必在孔子之後矣乃孔子引之又歎今之不然則子游必是古之賢人非孔門之言子也古人名偃字子游者甚多莊子齊物論篇有顏成子游豈卽其人歟若此子游是孔門之言子則此數語當爲記人之辭非孔子語

初有司與

曾子問篇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鄭注曰疑有司初使之然愚按初有司與甚爲

不辭鄭注初使之然亦不可解疑正文注文兩初字皆抑字之誤抑篆字作𠄎與初相似故誤也鄭意抑有司與謂見抑於有司故云疑有司抑使之然今作初字於義難通矣然鄭注亦未得經意此抑字乃語辭禮與抑有司與猶云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蓋有司二字古人以爲輕賤之稱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司與上文君子相對君子尊之也有司卑之也又云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與上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此云禮與抑有司與蓋謂卒哭之後金革無辟士大夫之禮固空然與抑奔走執役之有司乃有此與鄭既失其解今又誤其字文義俱乖矣

說十

三

與我九齡

文王世子篇夢帝與我九齡正義曰皇氏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徧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爲鈴鐸於理有疑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爲何愚按釋文出聆字云聆音零本或作齡則古有作聆之本孔謂徧檢書本齡皆從齒亦未照也疑皇本竟是鈴字下文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皇本當作古者謂年齡鈴亦齡也蓋武王夢中所見是鈴而文王解爲齡故云鈴亦齡也此卽古書聲同段借

之例也各本因文王年齡之解諸鈴字皆改作齡於是與我九齡不知何物齡亦齡也語不可通乃改作齒亦齡也鄭所據本業已如此鄭注曰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然人壽可以齒計謂之齡可也天氣不可以齒計何以亦謂之齡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未聞有稱齡者也鄭注天氣之說非是若下句作鈴亦齡也則上句古者謂年齡此年卽人壽之數語意明白竊因皇說而推之如此

大樂正學舞于戚

文王世子篇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說十

四

授數正義曰于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于戚之樂不云祭祀容祭祀之外餘于戚皆教之愚按上文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正義謂此經與前經重序文勢相似然前經言祭祀此經言舞于戚兩文不同正義必合而爲一謂祭祀舞于戚之樂經文不成度語乎且旣云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而又云皆大樂正授數語亦重複竊謂大樂正學舞于戚此大字爲衍文本作樂正學舞于戚乃小樂正也蓋此句復述上文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一節其云語說命乞言則復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一節下云

皆大樂正授數合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讀言小樂正所學之舞及乞言合語之禮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其授數論說亦皆在東序也復述上文而語有不備古人行文詳略固所不拘學正學舞上衍大字至失其義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文王世子篇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注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愚謂四時止舉其三此必有說若云夏從春可知則冬從秋亦可知宜亦不言冬矣旣云秋冬亦如之則此夏字不

說十

五

可少記人何爲必省此一字乎按上文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秋禮冬書詔之旣有二官其詔也又在兩地故秋冬各一釋奠于先師若春誦夏絃雖分樂與詩二事然詔之者則皆大師也其地則皆瞽宗也故於春初入學一釋奠于先師而已至夏不必再釋奠經文所以無夏字也

貴宮貴室

文王世子篇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正義曰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

貴宮釋文出諸父守貴室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愚謂此當從陸氏所據本作諸父守貴室其有貴宮者乃是俗本耳鄭注曰謂守路寢路寢乃室之貴者故謂之貴室若作貴宮貴室則混於廟矣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蓋上文太祖之廟言太廟此文親廟不言廟而言下宮故爲通異語若路寢謂之貴宮貴室則宮之名又通於寢矣鄭何以無說乎貴室爲路寢下室爲燕寢義正一律下宮對太廟而言下室對貴室而言不得因下句言下宮下室而增此句爲貴宮貴室也

始之養也

說十

六

文王世子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鄭注曰又之養老之處愚按養老之處不得但謂之養下文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之養卽是釋東序重複無謂始之養也四字亦不成文竊疑養乃義字之誤禮運篇其居人也曰養鄭注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與此正同義上又奪以字本作始之以義也下文言養老事曰終之以仁也兩文相對蓋以視學爲始之以義養老爲終之以仁也鄭作注時已誤未能

訂正文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卽承此節而言紀字疑始字之誤紀與始聲相近也

愛死患生

禮運篇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鄭注曰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按注意不甚分明疑兩不字皆以字之誤以義而死雖死而榮是以人皆愛其死舍義而生雖生而辱是以人皆患其生若作是不則經言愛其死患其生注言不愛其死不患其生注與經違矣正義曰貪愛其以義而死恥患其不義而生是其所據鄭注未誤

說十

七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禮運篇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正義曰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愚謂讀變爲辯而訓爲正於義未安仍當讀如本字義者正也變者非正也謂之義謂之變正相對成文鄭君泥宗廟爲君之宗廟故失其解耳國君有宗廟社稷大夫亦有宗廟社稷白虎通社稷篇曰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是大夫亦有社稷也君

言死社稷大夫言死宗廟互文耳社稷以君之社稷言宗廟以大夫之宗廟言若國有患君守其社稷以死斯得其義矣大夫當出而圖君不得守己之宗廟而死若守己之宗廟而死非義也故謂之變上文言君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故可以死己之社稷臣者事君以自顯故不可以死己之宗廟此文卽承上而言鄭注未達斯旨

警侑

禮運篇卜筮警侑皆在左右鄭注曰警樂人也侑四輔也愚按文王篇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正義引尙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

說十

八

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是四輔之尊亞於三公此旣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四輔亦與三公同在朝從可知矣何得又列於樂人之下乎鄭注非是侑與警並列警樂師也侑卽亞飯三飯四飯之屬以樂侑食者也周官膳夫職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疏引論語亞飯三飯四飯鄭注云皆舉食之樂此經侑字當以此說之

定國之數

禮器篇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鄭注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愚按定國之數文不成義疑

當作國之定數舉其國之定數以爲禮之大經語意甚明正義曰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也則其所據經文必作國之定數乃其上述經文亦云舉其定國之數此爲後人所改無疑矣

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禮器篇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愚按此文時也與下文倫也體也義也皆釋上文之言引此二語閒廁其中殊爲不倫且此乃文王之詩與堯舜湯武亦無涉疑詩云十字當爲衍文不然或當移置本節之上其文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引詩止重上句見禮當順時求其宜稱不當急也

匹士

禮器篇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正義曰匹士士也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按隱元年公羊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曰

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疏云天
子上士以名氏通卽石尙來歸賑是也中士以官錄者
卽此是也下士略稱人者卽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盟
于洮是也然則士亦可以特使正義之說非是且以不
得特使謂之匹士義亦迂曲匹字當從定本作正字疑
此經本作君子大牢而祭謂之正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正與攘相對且是韵語正得與攘爲韵者猶劉歆列女
頌屬以州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犁奔荆以荆與殃
爲韵班固泗水亭碑寸木尺土無埃斯亭揚威斬蛇金
精催傷以亭與傷爲韵史記龜策傳天數枯旱國多妖

說十

十

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以成與祥爲韵黃庭經心精意
專內不傾上合三焦與玉漿以傾與漿爲韵皆其例也
鄭作注時其文如此故鄭不注其後傳寫有作謂之禮
者義亦可通而失其韵於是校者旁注正字以明禮字
當作正而後之寫者并入之遂以禮字絕句而以正字
屬下讀正士之名他經罕見因又改作匹士矣

無節於內者

禮器篇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鄭注曰節猶驗也
按訓驗無義樂記篇好惡無節於內注曰節法度也此
云無節於內文與彼同不當異訓節亦法度也蓋人必

有自然法度存乎其中然後可以出而觀物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升中于天

禮器篇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曰升上也中猶成也愚按鄭注未明周禮天府職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察羣吏之治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疏云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此經升中之中卽治中之中蓋天下以其治職簿書之要上之天子天子以上之於天天府所受者此中名

說十

士

山所升者亦此中也古以簿書之要爲中故國語晉語叔向數羊舌鮒之罪曰以回鬻國之中韋注但訓爲平猶未達古語也周禮疏曰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閒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愚謂有中自宜有不中然其上之也固以爲中而上之不以爲不中而上之也則舉一邊而言正其宜也惟據賈疏知中字去聲周禮釋文云中丁仲反而禮釋文無音蓋不達其義故不得其音矣

金次之

禮器篇金次之見情也鄭注曰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

後設愚按上文已云內金示和也金之一物何以兩見
鄭於上文注云內之庭實先設之此注又云後設兩不
相照疑上注先設是後設之誤然一物兩見義終可疑
按王制篇圭璧金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金當作宗
乃琮之段字竊謂此文金字亦當作宗而爲琮之段字
上文云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此卽承上
而言龜爲前列者居璧之前也琮次之者居璧之次也
周禮小行人鄭注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故以璧與琮並言愚嘗因下文賓出肆夏而送之訂此
節大饗爲大饗諸侯說詳俞樓雜纂此金字當爲琮更

說十

七

無疑矣易林需之井曰珪璧琮璋執贄見王是以大饗
之禮璧琮並列也

郊特牲篇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曰鐘金也獻
金爲作器鐘其大者此注殊不可通鐘可謂之金金不
可謂之鐘若云鐘其大者則禹時九牧貢金以鑄九鼎
三代相傳以爲重器不尤大乎豈金亦可謂之鼎乎益
禮器篇之金乃段宗爲琮宗篆作宗與金相似此形之
誤也郊特牲篇作鐘者因琮與鐘音同此聲之誤也觀
郊特牲篇之誤爲鐘而禮器篇之金當爲宗益信矣白
虎通瑞贄篇曰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故禮

器篇曰見情也物所宗聚是見情也郊特牲篇曰以和居參之也和居亦宗聚之義惟郊特牲篇文既不備且先後錯亂以和居句疑或有誤

大旅

禮器篇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曰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愚按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是上帝及四望均謂之旅其禮竝重疑此大旅兼上帝四望而言故謂之大旅如鄭注則何不言大饗之禮不足以旅帝與下文不足以饗帝相配成文乎不曰旅帝而曰大旅知其包四望而言矣上帝鄭以爲五帝不足以大旅謂不足以祀天之五帝祀地之四望下云不足以饗帝實包地在內中庸篇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是其證也蓋言能祀天之五帝地之四望猶不足以祀天地耳

往德也

郊特牲篇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無注正義曰是以表往歸於德也其義迂曲又云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云任用德其義亦未安今按往當讀爲睠說文日部睠光美也爾雅釋詁曰睠睠美也然則睠德

猶美德言美其德也

以爲稷牛

郊特牲篇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愚按以爲稷牛四字文不可通若順經文釋之則是帝牛不吉以之爲稷牛也而帝無牛矣正義曰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按公羊宣三年傳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是孔疏之說誠然但訓爲猶用則以用稷牛仍不可通竊疑爲字當在稷牛二字之下其文本云帝牛不吉以稷牛爲帝牛卽所謂扳稷牲而卜之也下云必在滌三月承上而言本不必再出帝牛字後

說十

齒

人因下言稷牛唯具乃讀帝牛必在滌三月爲一句而以稷牛爲遂不成句矣寫者因改作以爲稷牛使成文理而不知其事之不合也鄭作注時必尙未誤故無說耳

始冠之

郊特牲篇始冠之緇布之冠也愚按始冠下不應有之字乃衍文也鄭注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始冠下無之字正義曰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始冠下亦無之字可證此字之衍

親之也

郊特牲篇親之也者親之也鄭注曰言已親之所以使
之親已愚按此兩親字蓋有異讀桓二年左傳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杜注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
釋文曰親七刃反又如字是親疏之親以七刃反爲正
音蓋古之經師往往以字義虛實分別其音如遠近上
下之類皆然虛言已親之則爲平聲實指其所親之人
則爲去聲唐人猶知此讀故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
主人臣是親家親家之親作去聲也廣韻去聲二十一
震有親字注云親家七遜切集韻二十二稊有親字注
云七刃切婚姻相謂爲親或作覲竝與平聲親字有虛
實之別此云親之也者親之也蓋言已所以如此親之
者示其人於己爲至親也釋文無音幸於桓二年左傳
存七刃之音猶可考見經師舊讀夫古人於四聲本不
甚分此等分別原可不必然自唐以來於遠近上下之
類已甚嚴矣則此親字有平去兩讀亦宜表而出之此
兩讀不明而世人於親家字雖相沿讀去聲不知其何
謂矣

餽醢

內則篇餽醢酒醴鄭注曰醢粥也正義曰醢旣爲粥粥

說十

去

是薄者則醴是厚者愚按醴字從酉不得爲粥說文酉部醴黍酒也此爲正解又引賈侍中說醴爲鬻清此卽鄭注所本當亦先儒舊義竊謂非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醴又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醴鄭注酒正亦曰醴今之粥與內則注同然以類求之醴必非粥自當從許君以醴爲黍酒卽內則所謂黍醴也鄭注黍醴爲釀粥爲酒亦非是至此經醴字承醴字之下而在酒醴之上則不得以黍酒本義說之今按內則醴字凡六見惟或以醴爲醴及黍醴兩醴字爲本字本義其糗餌粉醴等諸醴字皆當爲糗

說十

六

說本段氏玉裁而阮校勘記從之此經醴醴亦當讀爲糗蓋醴者粥也糗者狼膏稻米所爲也粥溼而糗乾二者並進今人於父母舅姑晨起進食亦或如此若醴是厚粥醴是薄粥則同是粥也何必有厚又有薄乎

又按說文醴黍酒也此說亦未核內則雖止有黍醴之文然其上言稻醴黍醴梁醴繼之曰或以醴爲醴可知稻黍梁皆有醴也下言黍醴乃舉中以包上下文不具耳周禮之醴當以稻醴黍醴梁醴說之

不敢袒裼

內則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云父黨無容夫有敬

事而後袒裼則是袒裼所以致敬矣故鄭注以父黨無容說之乃愚以本節及上一節文義觀之則袒裼決非敬事本節云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涉不擻襲也搔也擻也皆不敬也則袒裼亦不敬也上節云不敢噦噫噉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凡言不敢者皆不敬也則不敢袒裼亦謂不敬也蓋嘗求之許書但訓裼裼訓但而羸程二字竝訓袒段本改作但然則袒裼羸程四字一義皆不敬之大者孟子所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乃其本義也其後禮文繁縟因事制宜於是袒則有袒之禮裼則有裼之禮然袒則止言袒不連言裼裼則止言

說十

七

裼不連言袒其以袒裼連文者惟鄭風袒裼暴虎及內則不敢袒裼而已蓋袒裼連文皆其本義實則當如孟子之言袒裼裸裎於文方備於語方足言袒裼不言裸裎文不具耳然則袒裼乃大不敬之事何以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愚謂此敬字當讀爲苟說文苟自急敕也字亦通作亟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云亟或作苟是也蓋人子於父母之前苟遇亟迫之事則雖袒裼裸裎亦無不可此正所謂父黨無容者若非有急迫之事則不敢矣敬字本從苟從支苟之通作敬猶正之通作政學之通作敬耳鄭注義旣不了學者不知敬事之爲苟事

當解作亟迫之義而此經大旨全失袒裼之說亦自此多歧矣

姑縱之

內則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縱字鄭無注正義曰所愛子婦既有勤勞且緩縱之愚按縱既爲緩縱則下不必更言數休之矣且姑縱之與上姑與之而使姑之一律姑與姑使承上已雖不欲而言姑縱承上雖甚愛之而言皆有所不得已故言姑也若是緩縱之則與甚愛之之心正合不必言姑矣釋文出姑縱云本又作從今按作從者是也言從其所爲也子婦雖所甚愛而事不可已故姑從之而甯數休之也此云姑從之與三年喪篇兩言然而從之從字之意相似

醴濫

月令篇醴濫鄭解醴曰梅漿解濫曰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濫涼也愚按周禮漿人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此經水漿醴醕皆具惟無涼及醫鄭君以濫爲涼釋文濫力暫反考玉篇涼力匠切又力漿切是濫與力雙聲涼與力亦雙聲然則涼與濫亦雙聲周禮作涼內則作濫聲近故義通古書類然也惟鄭注周禮

酒正職曰醫內則所謂或以醕爲醴而注內則無此說
殆鄭意亦有未安愚謂上文或以醕爲醴乃承上稻醴
黍醴梁醴而言蓋稻有稻醕黍有黍醕梁有梁醕故稻
醴黍醴梁醕有以稻以黍以梁爲之者亦有各以其醕
爲之者是以記人特記之曰或以醕爲醴或者不定之
辭六飲各有主名不可缺一豈得以有無不定者充數
乎且以醕爲醴則仍是醴也豈可以爲醫乎鄭君周禮
注殊不可從鄭司農說則以醫與醕相似爲一物鄭君
引其說於後疏謂亦得爲一義愚謂先鄭說是也蓋此
等名目旣不可考則當以聲求之後漢書方技郭玉傳

說十

五

曰醫之爲言意也是醫與意聲近義通列子黃帝篇仲
尼曰讜讜卽噫也醫之通作醕猶噫之變作讜也從先
鄭說聲義皆合且周禮六飲之名內則咸備不必以醕
爲醫又不使醕文虛設洵勝於後鄭矣

脯羹

內則篇麥食脯羹雞羹下文又言脯羹兔醢脯羹一物
重見鄭注於卯鹽下云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
君燕所食也皇氏數之因脯羹重出不數遂將麋腥醢
醬一句分爲三物殊與諸句不一律愚按脯羹者鄭注
云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然雞羹及犬羹兔羹皆一

物爲一羹牛羊何以共爲一羹疑兩言脯羹一是牛脯
一是羊脯鄭君不知孰爲牛孰爲羊故總注於前耳分
兩脯羹爲二則麋腥一物醢醬一物自足二十六之數
矣

棗曰新之

內則篇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
膽之粗梨曰攢之豨按脫作爲一韵撰膽攢爲一韵獨
棗曰新之一句無韵據爾雅釋器肉曰脫之魚曰斲之
疑內則與爾雅同亦作魚曰斲之其棗曰新之本作棗
曰作之寫者魚棗互誤則作魚曰作之棗曰斲之而斲
又誤爲新耳爾雅釋木棗梨曰寔之與此不同不能援
以爲說

大夫於閤三

內則篇天子之閤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
夫於閤三士於坵一愚按此經言閤之制自天子至士
其數不同其地亦異乃於大夫曰於閤三此閤在何所
乎鄭注曰大夫言於閤與天子同處夫與天子同處當
曰於左達右達不得曰於閤也疑此閤字乃个字之誤
閤與个聲相近又涉上文大夫七十而有閤而誤也昭
四年左傳曰使寘饋于个而退此大夫之閤在个之明

證杜注曰个東西廂鄭解此經左達右達曰達夾室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注曰廂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然則東廂在東夾室前西廂在西夾室前天子之閣在夾室大夫之閣在夾室前雖非一地而地實相近與諸侯之閣在房中者不同正義所謂大夫既卑無嫌也以此推之士於站一正義曰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站度食也此亦不然若果如正義之說當云土站一不得云士於站一著此於字明有一閣在站站非卽閣也站之義不一此乃在堂隅之站儀禮士冠禮執以待于西站南注曰在堂角卽此站矣大夫之閣在夾室前士之閣

說十

三

在堂角地亦相近室中之地無多君子之居恆在焉豈容有此站乎容有此站乎內則篇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鄭注曰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以生先後見之愚按經文並無適妾同時生子之說且見有先後何以謂之均而見文亦難通鄭注非也此旬字疑旬字之誤說文目部旬目搖也或作昫從旬聲昫從旬得聲故此卽以旬爲之亦古書之恆例其字又作昫蓋旬本從勻省聲作昫者不省也大戴禮本命篇曰三月而

徹酌然後能有見然則旬而見者謂子生三月而後見於父也上文但言子生三月擇日見父此經又申言其理蓋未至三月子未徹酌尙不能見父也斯禮自命士以上至大夫同至庶人或不待三月若天子諸侯或不止三月上文三月之末擇日一節專據大夫士言其人君見世子及見適子庶子不言何時下文又分別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與大夫士固有不同也

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此說似有理近人孫希旦作禮記集解取之愚謂不可從也古

說十

三

今禮節雖異而人之氣體則同今人於產母調護甚至非彌月不使出房古人亦必同之豈有甫及一旬便可抱子而出當楣而立者乎此在閭閻匹婦親操井臼者容或能之豈可行於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家乎

禮記三

進禩

玉藻篇進禩進羞工乃升歌正義曰禩謂酒也皇氏云進禩謂殮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按少儀篇飲酒者禩者醯者有折俎不坐鄭注曰已沐飲曰禩酌始冠曰醯則皇氏訓禩爲殮誠與鄭違然竊謂鄭注非也玉藻與少儀兩禩字似有異義少儀與醯者竝言醯是酌始冠有子而冠古人所重酌始冠豈得與沐而飲酒竝論乎

說十一

一

且彼明言有折俎而此經進禩之下止言進羞鄭注曰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是有籩豆無俎也不得與彼經并爲一事矣疑此經進禩當從皇氏訓殮說文口部噉小食也卽此字也蓋謂沐後體虛故進小食佐以籩豆耳下文言浴曰乃屢進飲知浴畢乃飲沐畢不飲也至少儀篇禩者當卽說文血部之盞其說解曰以血有所刳涂祭也盞祭而飲酒卽謂之盞經傳無盞字周禮肆師職及其所珥以所爲之鄭不讀從禩者之禩而讀從進禩之禩失之矣鄭云禩衄者釁禮之事引雜記成廟則釁之爲說然則落成宮室與冠子事正相等也

元冠紫綬

玉藻篇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鄭注曰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正義曰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綬僭宋王者之後愚謂此注此疏均非紫爲閒色古所不重王者之後何故以服紫爲尊一也殷人尙白不聞尙紫二也魯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由來久矣非始桓公三也疑魯桓公當作齊桓公韓非子言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五素不得一紫是桓公好服紫故於元冠亦爲紫綬耳郊特牲篇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與此正同

說十一

二

絞衣

玉藻篇麕裘青豸褰絞衣以裼之鄭注曰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麕裘愚按下文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竝與論語同鄭注皆引論語爲證此注亦引論語而絞衣素衣不同矣論語疏曰聘禮注引玉藻又引此云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鄭此注引論語而無說殆亦有所疑乎今按絞之爲蒼黃色鄭不知何據古人言色不聞稱絞夏小正元校傳云若綠色然傳本作若祿色然究未知何

解未可以夏小正之校說此經之絞也疑絞乃縞之段
字絞衣卽縞衣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卽此衣也絞
從交聲縞從高聲兩聲相近故得通段月令高禘毛詩
生民元鳥傳皆作郊禘卽其例矣麤裘以縞衣裼之與
論語素衣麤裘合

公侯前後方

玉藻篇公侯前後方鄭注曰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
也愚按上文天子直注曰四角無圍殺此云前後方則
四角亦無圍殺可知何以云殺四角乎旣殺四角矣何
以能使之方乎此注殊有難通疑鄭注殺四角之說誤

說十一

三

也蓋鞞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此自天子以至
於士皆同惟以圍殺直爲差天子直則自上至下雖有
廣狹而兩邊則直其形如斧公侯前後方則四角無圍
殺與天子同而殺其中閒以變於天子中閒殺而兩頭
方則形如要鼓矣正義云或據禮圖天子鞞制形如要
鼓可知自古相傳有形如要鼓之說但是諸侯之鞞非
天子之鞞耳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蓋亦如要鼓而挫
其後之兩角也於大夫言挫角則知諸侯不挫角鄭注
殺四角之說誤也又下文士前後方正注曰士賤與君同
不嫌如鄭義則竟曰士前後方可矣何必變方而爲正

乎說文巾部衿篆云土無巾有衿制如榼缺四角然則士之鞮卽衿也許君缺四角之說必有所本鄭云與君同又失之矣此蓋承大夫前方後挫角而言正者相當也廣韻四十五勁曰正正當也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前後不相當矣士四角皆挫故前後相當也此之謂前後正也蓋天子至士以圓殺直爲差天子直無圓殺也諸侯則殺其兩邊矣大夫則不但殺其兩邊而且圓其後矣士則不但圓其後而前後皆圓矣此古之鞮制可見者也

又按下文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愚按鄭君說頸是說肩非也此經言鞮不言帶帶之博何不於下經言帶詳之而附見於此乎蓋頸者實有其物肩者虛指其處鞮有頸而無肩卽以革帶爲肩者也故不曰肩博二寸而曰肩革帶博二寸明革帶卽肩也頸廣五寸革帶貫於頸中五寸之外所見革帶卽肩矣肩革帶博二寸則頸亦二寸可知故於頸但言廣不言博也肩革帶不言廣者革帶之廣周於身非可止就鞮言若止就鞮言則鞮上廣一尺去頸五寸則兩畔各有二寸半此卽肩革帶之廣矣

雕篡

明堂位篇薦用玉豆雕篡鄭注曰篡籩屬也以竹爲之愚按篡字他經無所見喪大記篇云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篡者盥注曰篡竹筥也是篡爲竹筥乃居喪者盛飯以食之器其爲物必樸陋乃以爲禘祭太廟之用何歟儀禮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注云古文匱作篡釋文亦云匱本或作篡然阮校勘記云宋本釋文云本或作算注中篡字校勘記云嚴徐集釋俱作篡則作篡者誤也卽從作篡之本謂篡卽匱字則冠箱也若從說文匱字本義則淥米藪也豈當用之太廟乎周禮籩人所掌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與醢人所掌四豆相配未聞其不用籩而用篡也諸經傳言豆必言籩或言籩豆或言豆籩而豆篡連文則未見也鄭於喪大記篇注曰竹筥詩采蘋篇予以盛之維筐及筥毛傳曰筐筥錡釜陋器也夫陋器而可以祀周公乎鄭於此注但云籩屬不云竹筥蓋亦有所未安矣竊疑此篡字竟是籩字之誤籩字失去辵旁則成篡篡不成字寫者遂改爲篡下云夫人薦豆籩不云薦豆篡以此明之

旂綏

明堂位篇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當爲綏

讀如冠冕之冕有虞氏當言餒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
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正義曰巾車注
云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爲有虞所建綏
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旂若
去旒縵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愚按鄭君注禮最
爲貫通獨此兩注歧異正義曲爲之說則旂綏可并而
爲一鄭於此經又何須改讀乎周禮賈疏亦云夏之旂
去旒旒而用之卽是綏與孔正義同疏家曲成注義不
足據也今按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文本不銘所謂
旂者卽爾雅所謂注旄首曰旂爾雅以旂旂二字爲總
目則知旂旂可通稱也但言注旄首是未有旒郭氏爾
雅注曰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此郭之誤也至
夏后氏漸文乃因有虞氏之旂而加之旒縵其形綏綏
因謂之綏巾車所謂建大麾以田者卽此鄭君以正色
推之謂其色黑義或然也至周官夏采注曰夏采夏翟
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此乃下文
所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綉練者喪葬之飾與此不
同不當并爲一事鄭於夏采注引明堂位仍作有虞氏
之旂夏后氏之綏或鄭於此亦有所疑乎

其尸服以士服

喪服小記篇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曰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愚按上文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尸必服其生時之服周禮守祧曰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然則天子諸侯之尸何得服士服乎鄭注謂以罪誅此亦曲說經文並無以罪誅之文且記禮者何不言其常而必言其變乎愚謂士字是其字之誤其尸服以其服其者其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之尸服天子諸侯之服是謂其尸服以其服涉上文而誤鄭君未能訂正遂

說十一

七

滋曲說

干祿

大傳篇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鄭注曰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墀愚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則大夫亦得於太祖之廟行祿祭之禮何言無廟而祭之壇墀乎正義以爲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此亦曲爲注說且干之訓空經傳罕見疑非塙詁干當讀爲閒詩斯干篇毛傳曰干潤也干得爲潤亦得爲閒漢書韋元成傳閒歲而祿師古曰閒歲隔一歲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亦得閒

歲一禘及其高祖故曰閒禘及其高祖正義引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則亦禘於大祖廟中徧禘大祖以下然經止云及其高祖恐不得徧禘大祖以下也名曰輕名曰重

大傳篇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鄭注曰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愚按鄭注理則是矣以文義論有未安者何也名曰輕三字承至于祖而言則名曰重三字應承至于禰而言如鄭此注則輕以祖言重亦以祖言無所謂等而上之順而下之矣何取此文法乎愚謂輕重以服制言蓋親親之謂仁故仁必從親始等而上之至于祖則輕矣故名曰輕尊祖之謂義故義必從祖始順而下之至于禰則重矣故名曰重所以然者仁乃天理之自然故愈推則愈輕義乃人事之宜然故愈推則愈重重故服三年輕故服期年仁自親始義自祖始故同服衰此與鄭義不背而文義則較安矣

納甸

少儀篇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鄭注曰甸謂田野之物正義曰言入此物自田野之所出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愚按以貨貝爲甸義不

可通如正義說則上文致金玉貨貝於君亦可云甸矣何以云致馬資乎甸當讀爲陳周禮稍人注甸讀維禹敝之之敝卽其例也肆師職曰祭之日展器陳告備注曰陳陳列也此云納陳於有司謂納陳列之物於有司也鄭讀以本字失之

不訾重器

少儀篇不訾重器鄭注曰訾思也又下文毋訾衣服成器注亦曰訾思也愚按訾無思義且重器之類戒其不思義亦未了今按訾有量度之意呂氏春秋知度篇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

說十一

九

矣是訾與量同高誘注曰訾相也蓋謂相度也國語齊語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與相連文義卽相近韋注曰訾量也此經言不訾重器謂見貴重之器勿量度其物堪直多少毋訾衣服成器義亦同此下文又云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鄭注曰平尊者之物非敬也正義曰不得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愚謂卽可以說此經

諫而無驕

少儀篇頌而無譏諫而無驕鄭注曰驕謂恃知而慢也愚謂此驕非驕慢之驕當讀爲擣荀子臣道篇曰率羣

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擣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是古有擣君之說然實非臣道之正故戒之調者頌君而過者也擣者諫君而過者也兩句一律荀子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擣拂此卽諫而無擣之義蓋不獨事暴君宜然也

車馬之美

少儀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愚按下文鸞和之美肅肅雍雍車馬與鸞和不得分爲二事鄭以周禮六儀說此經則自當一句爲一事車馬鸞和何容竝列疑車馬乃軍旅之誤周禮六儀有軍旅之容此文無之禮記原文

說十一

十

本作軍旅之容軍字闕壞止存車字學者因周禮有車馬之容遂疑旅字爲馬字之誤改作車馬之美以合於周禮不悟周禮所謂車馬之容卽此記所謂鸞和之美也既有鸞和之美更有車馬之美兩句義複而轉使軍旅之容不見於此記鄭君不能訂正相沿至今莫知其誤矣詩云王旅瑱瑱如飛如翰此卽所謂匪匪也匪與飛通又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此卽所謂翼翼也故曰軍旅之美匪匪翼翼

會同主詡

少儀篇會同主詡鄭注曰詡謂敏而有勇其義不可解

說文詡大言也故正義曰詡謂敏大言語蓋牽合字義以說鄭意然會同之際豈徒以大言取勝乎今按廣韻入語詡和也會同主詡當從此訓蓋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與敬相對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和也哀與和亦相對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云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昌黎猶知古字古義也

鼓篋

學記篇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注曰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愚謂如鄭所說則鼓者擊鼓篋者發篋一字爲一義文不成義矣今按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虞注曰鼓動也素問瘧論篇乃作寒慄鼓頷王注曰鼓謂振動也此鼓篋亦振動之義振動其篋卽鄭注所謂發篋也鼓動之鼓與鼓鼙之鼓本兩字寫者亂之遂失其義莊子人閒世篇之鼓箴淮南本經篇之鼓橐竝與此相似皆謂鼓動也

不學博依

學記篇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注云博依廣譬喻也博之訓廣固是恆訓依訓譬喻實所未聞疏曰依謂依倚也則亦無譬喻之義且詩有六義豈譬喻所能盡乎鄭注非也依當作悠說文心部悠痛聲也從心依聲孝經

曰哭不悠今孝經作偯禮記亦作偯閒傳篇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蓋禮家因其言哭聲故變其字從人從哀許君因禮家舊說故解爲痛聲其實非本義也此字從心依聲聲實兼義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此從依從心之義也凡聲之從容而曲折者皆謂之悠悠之所包者廣哭有哭之悠歌有歌之悠聲不一聲則悠不一悠故古有博悠之學尙書曰聲依永卽此悠字疑古字止作依作悠者後出字作偯者禮家別製此字以別於餘聲也許書不收偯字而誤以禮家偯字之義爲悠之本義夫

說十一

十一

旣云痛聲又引孝經哭不悠卽此知其義之違矣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可知悠也容也文也義屬一律則悠當爲聲之從容曲折而非痛聲明矣古人博悠之學雖不可考竊謂當卽雙聲疊韻依之言依倚也兩聲相倚非雙聲疊韻而何古無韻書雙聲疊韻卽韻書也是故疊韻固韻也雙聲亦韻也不學博依則不知孰爲雙聲孰爲疊韻故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也

三王四代

學記篇三王四代唯其師鄭注曰四代虞夏殷周愚按

既言三王又言四代必當有義若如鄭注則夏殷周爲三王又加虞使成四代正義引庾氏說謂重言以成其辭疑非記人之意也三王四代當用董仲舒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紕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蓋董子之意三王之前爲五帝然五帝第一代最尊不數故旣曰五而相復又曰四而相復其言周人之王曰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紕虞而號舜曰帝舜又曰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

說十一

三

故四帝後諡也此可見五帝之中第一代尊當別而言之故又有四帝之說以周言之夏殷周三王也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四帝也是以言三王四代也三代改制篇又曰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此言三四蓋舉中而言

樂由中出故靜

樂記篇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愚按文無動義鄭注失之蓋由未得靜字之義也此靜字當讀爲情表記篇文而靜注曰靜或爲情此靜與

情通之見於戴記者此記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
故文文與情正相對成義鄭不知靜當爲情故讀以本
字乃訓文爲動以配之失其旨矣下文云故知禮樂之
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正以情文對言蓋分言
之則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合言則樂亦有文
禮亦有情故云禮樂之情禮樂之文也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樂記篇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
如此則禮行矣愚按上文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
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行矣不言

說十一

古

天子如此則此文亦不當有天子二字正義曰禮云天
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此
曲說也疑此文本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
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因寫者失以敬二字而誤
補於四海之上遂以天子如此連讀致與上文不一律
而以敬四海之內六字實亦不成文義讀者習而不覺
耳

化不時則不生

樂記篇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愚按上文兩段一云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一云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宜直接下文及夫禮樂之極乎
天而蟠乎地云云文勢一氣相生乃閒以此數語殊爲
無義疑此爲鎔簡當在上文故羣物皆別下其文云樂
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羣物皆別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
也蓋化不時承百物皆化言男女無辨承百物皆別言
下云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又承天地之情句而言文義
皆相承接則此文爲鎔簡顯然矣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樂記篇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廣爲增
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愚按經文節奏文采
分言非如下文所謂節奏合而成文也鄭注非是此經
亦似有鎔誤廣字省字宜互易本作省其節奏廣其文
采省謂減省之廣謂增廣之上文云繁文簡節之音作
而民康樂可知文宜繁節宜簡此云廣其文采卽繁文
之義省其節奏卽簡節之義鄭君不能訂正而其意亦
似有疑於此故有文采謂節奏合之說比而一之則繁
簡可不分矣

金石絲竹

樂記篇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樂有八音而獨舉此四者

爲器注疏均無說愚以周語說之周語伶州鳩曰琴瑟
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樂
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
匏竹尚議草木一聲韋注以鍾尚羽石尚角爲重者從
細以瓦絲尚宮爲輕者從大解匏竹尚議爲議從其調
利解草木一聲謂無清濁之變愚按上文琴瑟尚宮不
言瓦絲下文變爲瓦絲尚宮以愚考之文蓋有誤當云
絲竹尚宮匏瓦尚議故下文曰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
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
之正以金石絲竹爲一類匏瓦草木爲一類可證上文
之誤也絲竹之聲皆細故從大若瓦聲則與絲不類何
得并爲一科乎樂記以金石絲竹爲樂之器正合伶州
鳩之說蓋金尚羽石尚角絲竹尚宮樂器大不踰宮細
不過羽故舉此四者爲樂器至匏土則但取調利草木
又無清濁故不數也

名之曰建囊

樂記篇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也曰建囊鄭注建讀爲
鍵兵甲之衣曰囊言閉藏兵甲也按諸侯何以有建囊
之名文承使爲諸侯下義不可通宜後人欲移此文承
包之以虎皮之下矣愚謂名乃命之段字古命名字通

用桓二年左傳命之曰仇漢書五行志作名之曰仇卽以戴記徵之月令篇命之曰勞酒命之曰暢月諸命字皆卽名字又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正義曰命猶名也彼命之曰卽名之曰此名之曰卽命之曰言封將帥之士爲諸侯而命之曰建橐也因段名爲命鄭注又不釋其義故生異說

禮有報

樂記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曰報讀曰衰猶進也愚按此承禮減而進言則此報字非上文禮報情之報故鄭破爲衰然其義殊迂少儀篇毋拔來毋報往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竊謂此報字亦當讀爲赴爾雅釋詁赴至也昭二十五年左傳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此卽禮有赴之說禮必往而赴之與樂之必反正相對也

節奏合以成文

樂記篇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愚按上文繁文簡節之音作以文與節並言廣其節奏省其文采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以文采與節奏並言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以文與節奏並言未嘗合而一之

此乃云節奏合以成文并爲一談與上文不一律矣荀子樂論篇作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據此則樂記有衍字當作合奏以成文與上兩句竝五字爲句乃以愚觀之則合奏又當作奏合周禮合方氏注津梁相奏不得陷絕釋文曰奏本或作湊是奏與湊古字通周書作箝篇以爲天下之大湊注曰湊會也然則奏合卽湊合猶言會合也言既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又必會合之而後成文也因本篇屢言節奏而此句又涉上句之末有節字遂誤衍節字鄭君所據本已如此故注上文省其文采曰文采謂節奏合也卽據此衍文爲說也荀子未衍節字而後人又不悟奏合之義倒其文爲合奏亦爲失之

歌商歌齊

樂記篇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鄭注曰商宋詩也愚按宋爲商後固得稱商然上文云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喬志是以祭祀弗用也雖子夏與師乙異人之言不妨各成一說然記人竝采取以入此經豈容歧異若此今按此經歌頌歌大小雅歌風皆今詩所有宋則不列於國風吳季子請觀亦未聞爲之歌宋疑此所謂宜歌商者卽謂商頌也宜歌齊齊當

爲魯謂魯頌也齊魯壤地相錯記載之文往往易誤如
公冶長史記以爲齊人家語以爲魯人樊須史記集解
引鄭康成說以爲齊人家語以爲魯人竝其例也商爲
商頌魯爲魯頌合之上文歌頌歌大小雅歌風而詩三
百篇具矣

薦馬者哭踊

雜記篇大夫之喪旣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
書愚按疊言薦馬殊爲無義且主人哭踊而言薦馬者
哭踊亦非其實疑薦馬者三字當在哭踊下其文云大
夫之喪旣薦馬哭踊薦馬者出乃包奠而讀書言旣薦
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及薦馬者出乃包
奠而讀書也

說十一

九

爵弁服

雜記篇復諸侯以袞衣冕服爵弁服愚按此經舊有錯
亂鄭君移上文內子一節於夫人狄稅素沙之下已得
其次矣惟愚謂此經尙有闕文則鄭未之知也闕文安
在在此經爵弁服之上當補大夫二字蓋此經總明諸
侯大夫夫人內子復時所用之衣其文云復諸侯以袞
衣冕服大夫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
鞠衣袞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先諸侯次大

夫先夫人次內子次第秩然今失大夫二字則言諸侯不言大夫與言夫人又言內子者不合矣諸侯既用冕服不必更用爵弁服鄭注曰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襲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裘猶進也不及爵弁服之義亦以諸侯既用冕服又用爵弁服無義可言也下文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曰弁爵弁也是大夫祭其家廟得服爵弁服故復亦用之也鄭彼注曰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此文大夫爵弁服或亦言大國之孤乎喪大記篇言君夫人以下復時所用衣與此不盡同蓋記禮者多互見如此云夫不可一一求合矣

說十一

辛

人掄狄侯伯夫人也彼云夫人屈狄子男夫人也是固不可一一求合矣

外除內除

雜記篇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鄭注外除曰日月已竟而哀未忘注外除曰日月未竟而哀已殺愚按先王之定服制有三年有期有九月七月五月三月所謂稱情而立文也兄弟之哀誠殺於父母然其服制亦視父母爲殺父母之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則兄弟之喪理亦宜然如鄭之說則於同氣之親無期年之戚直以服制使然勉從其制而其心中久已澹澹然忘之矣豈可

以爲訓乎今按外內以時日言曲禮篇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此經外內二字可以此說之古人於練祥皆謂之除服喪服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鄭注曰此謂練祭也正義曰練祥之祭總名除喪是也檀弓孔子既祥鄭注曰祥亦凶事用遠日夫祥祭且用遠日練祭可知矣練祥之祭皆用旬之外日此卽所謂親喪外除也若兄弟之喪不然日月已竟卽除矣此所謂兄弟之喪內除也今功令父母之喪扣足二十七月無所謂外除者而士大夫家率於不足旬日或四五日先行釋服之禮是以父母之喪而從兄弟內除之例由此經久失其解故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雜記篇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鄭注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愚按鄭注亦有滅脫人喪而賜之亦當作非爲人喪蓋經文問與賜皆承非爲人喪而言注不得有異也惟注有滅脫經文實無滅脫鄭讀兩與字爲語助之辭斯不得其解矣上與字乃連屬之辭下與字乃取與之與賜與連文曲禮篇曰賜人者不曰來取與

人者不問其所欲此云問與賜與謂問人及賜人與人
也當連下讀之其文云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
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蓋人當居喪之時而親
故之中有以久無事而相問者又有以物相賜相與者
則當視所居者爲何喪如其爲三年之喪則仍以其喪
拜蓋喪服旣重不可易也如其非三年之喪則其來也
非爲喪而來主人亦不得因已有喪服而拂其來意吉
拜可也文意詳明何滅脫之有

有爵者辭

喪大記篇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
鄭注曰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
禮也愚按鄭以有爵無爵屬爲後者言恐非經意有爵
無爵當屬來弔者言蓋爲後者旣不在家則攝主不敢
當尊者之禮故凡有爵者來弔皆辭之若無爵者來弔
則攝主可以受之然必人爲之拜所謂人爲之拜者上
文言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正義云士賤
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引士喪禮大夫特
拜士旅之爲證今爲後者不在攝主之分卑故凡無爵
者來弔亦必人人拜之不得旅拜也

如大夫

